

杞憂菴
椀花百絶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27



文庫11
A/227

前建仁天章大禪師著

杞憂菴椀花百絕

附華夷名義辨
讀釋教正謬

護國扶宗室藏梓

柳田泉之庫

杞憂菴椀花
百絕

絕花百色
首頁



杞真鹿圖



杞憂菴
圖
墨仙畫

刻杞憂菴花百絕引

盡世界之形勢一變。華夷混淆。教化廢弛。禮樂衣冠之美。忠孝節義之風。殆將掃地焉。此非所謂蠻夷猾夏者耶。嗟夫。謂之天地氣運之所致歟。抑謂之出乎人之所喪心失守。淫蕩奔狂歟。憂國之士。孰不痛心疾首哉。花百絕者。往年夢答花神囑託。而所賦詠也。雖志竊存乎憂國。而語多涉乎虛寂者矣。林下之事。固得不然乎。其謂諸以夢中語。作夢中佛事可也。讀者幸取其志而舍其語。則於予足矣。

慶應四年戊辰春分之日 杞憂菴主撰

揖曰。予與師訂交十年。同臭相掩焉。同病相憐焉。何為其莫一詩。攄師之憂憤。而發予之芳芬者乎。菴主曰。余與叟默契久之。雖然。情非跡異。而憂芳致亦不同也。若發諸吟咏。則恐多招世之訾誚焉。花神曰。不然。今也。外之醜虜侵海裔。諸侯疲奔命。國是未立。邊防未備。內之皇風不競。法運墜地。人情日漓。民趨其末。此非師之所以名其菴之故耶。其詩之亦何害之有。予惟當守孤介幽貞於林叢。而伴于瘦崑癯竹焉耳。言了。而菴主之睡。遽然覺矣。擡首則皓月的皦。映帶乎素英銀蕊。而將釀成乎瓊液瑤漿焉。於是乎。

竟成十詠。每詠十首。名曰柳花百絕。但是銜口抒發。取適於一時。以答花神靈囑而已矣。奚遑同轍于世人之雕肺鏤肝。競工千古者乎哉。若夫他年卓出乎天地芳臭。憂樂夢覺。情非情之表。而糞點閒語。潤色真芬。亦未為遲矣。是則菴主之素也。

安政三年丙辰之夏六月。杞憂菴主濡毫于蒼筤花叢。天風脈脈。淡香漠漠中。

渴也。懶風爐煮露芽。

抖擻向來生滅心。漠然無更內魔侵。花乎乃是香王佛。淡馥教人省悟深。

似許神交在默緘。劇優朗朗誦琅瑤。可無妙悟一層地。不染之花放翠岩。

梅為始祖桂為孫。庭北砌南從藹繁。大小芙蓉輸澹瘦。無花世界一華尊。

不恠天姿異石榴。比他紅質本仙儔。朝榮暮落何須問。籬下牽牛是俗流。

香逼鼻根噓鼻塵。淡窗五月夢魂真。花神未入涪翁

社。結夏林間德有隣。

孤芳未必減秋蘭。旦夕何人著意看。愛爾真成禪樣瘦。薰風影裏白團團。

薰風影裏白團團。霜雪看來五月寒。誰識個花高品格。品高不落俗人看。

第二詠十首

五月將過六月來。千崑蒼蘆逐番開。堪憐草木慰幽獨。更取新詩吟一回。

可背仙葩向市城。風傳淡馥有餘清。閒中須結閒中侶。知我斷雲孤月情。

儘放雲蹤與石頑。興來碧澗往而還。水榭花發山
外。個是儂家銷夏灣。

冷冰冰裏有真香。小砌呼爲薜蘿鄉。淡泊花還未當笑
我。病來百事憺相忘。

淡花的皜遠淡居。教予終日更忘予。千載想應無此
遇。相者旦暮不相疎。

看他曉髮皓蕭蕭。匹似雲階鵲作橋。早起起來天尚
黑。晨星數點不寥寥。

可掬真香濯惰容。天然高致壓芙蓉。無情花亦低頭
問。孰遣皇威輝異邦。

耻沒文章策海防。還恐禍亂起蕭牆。梔乎些緩個憂
慮。幸有東臣輔我皇。

不風流處也風流。墳草萋萋人想猴。花木不知強弱
勢。淡香影裏啣吞蚯。

嘯咏唯宜耽作詩。素英銀蕊不愆期。山林爭與廟堂
議。默對閒花答聖時。

第三詠十首

默對閒花靜裏忙。微風簾外午陰長。儂家也是清涼
國。三伏皚皚雪有香。

淡淡涯宜淡淡葩。對之且酌一甌茶。渠原過去層冰

佛融作人間六月花。

此間亡乃水精鄉。無數瓊華噴液涼。從是竹風松月夕。吟階添著幾星光。

莫是花中陸務觀。瓊液潤脣牙齒寒。最怕神交相狎去。今朝作意隔簾看。

虛白花開虛白家。晨昏晶晶萬瑤葩。對吟可欠一詩句。敲句不論餐有砂。

清貌得非花裏神。噴來冰雪見全真。憐他冲漠無多慮。幸伴林間箝口人。

方是風前換骨時。闔岩瓊液百淋漓。可中一段高神

韻。只許白雲當下知。

愛此溪山氣味深。況添蒼筤鬱成林。可堪雪蕊涵詩眼。也撥疎簾吟一吟。

仙標半點不牽塵。玉質玲瓏吹雪新。誰道延年有真訣。淡香益壽且醒人。

竭來神契復何加。一段風情只自誇。忍遣冰肌浣烟雨。晴溪十里上番花。

第四詠十首

仙葩不與凡葩同。放在炎蒸三伏中。好是山堂無月夜。靈光結作水精宮。

乾坤何處盡珠宮。看破天工看地工。六月人間多少，
熟。渾消冰影冷香中。

真人氣息逐番通。薜蘿叢爲萬玉叢。可忍對之孤詠
去。風前憶起雙峰翁。

高讓梅花逸讓菊。巖根一種逞清容。笑他擾擾馳名
者。來此無心追聖蹤。

天風脈脈撲吟窗。芳浪芬瀾湧似江。遮個把茅荒斗
室。新來扁曰澹香邦。

瑤枝開了也瑤枝。瑤瑤纍纍萬朵垂。要將鼻孔嘗香
味。試及朝昕未出時。

夕昕相對不相疑。爲怕驕陽減淑姿。巧引水晶宮裏
露。皚皚容易雪吹枝。

齋後齋前玉四圍。冰肌雪骨有清輝。仙葩原不入間
種。擬把靈苗栽紫薇。

夢自紫薇園裏歸。真芬襲襲尙薰衣。天公不與一霖
雨。姑借寒光消暑威。

隔窗靈馥幾馥馥。也引高人幽夢歸。潔性從來不投
俗。孤崑疎竹好相依。

第五詠十首

骨風略似懶禪癯。蕭寂寂中香有無。好藉靈輝破幽

閣。枝枝吐出夜光珠。

一般風致異迂儒。好與禪那巖畔癯。玉質由來欺白雪。忍教紫翠染清鬚。

形與巖竹畧同癯。跡與溪梅點不污。寧向人間問紅紫。天然雪貌自玄都。

吟窗虛白夢魂迷。夢裏佳聯孰所題。是不紅粧妖野鶩。原來素質好家雞。

題句羞將綺語齊。色空空所舊吾栖。不栽桃李牽塵跡。蘆蔔林中別有蹊。

自然高格自然佳。匹似仙禽冲碧街。誰識淡香風裏

韻。不唯紫蕙被丹崖。

孤性奚爲與俗諧。林間幽味與君偕。香魂零落百年後。好把冰霜裹蕊骸。

朝詠暮吟吟幾回。吟南吟北白皚皚。風翻雪浪寒香遠。也引一般吟料來。

蓋珠宮向個中開。八面玲瓏絕點埃。恰若身登寶山頂。後前無適不瑤瑰。

豈惟無適不瑤瑰。白帝宮中列上台。亦是澹香香裏夢。覺來依舊把茶杯。

第六詠十首

清標寧可讓寒梅。六月窗前雪作堆。偶邀閒客小魔
事。障礙梅花吟一回。

閒寂幽巖氣味真。真芬脈脈沁真民。山中曆日君休
問。才有茲花夏尚春。

冰質認爲姑射神。冷光寒影絕凡塵。始知造化無私
意。清淡花投清淡人。

何曾素服化緇塵。吐盡天真吐地真。瓊樓瑤閣休外
覓。玲瓏總是自家珍。

雪半霜質逐番新。欲見仙真立早晨。劣受靈陽精潤
潤。飽噴甘露液津津。

冷冷冰冰不帶塵。一團真影一團真。真香薰徹傳衣
袂。夜藝南沈謝素神。

說喚真真猶未真。真真真外更交神。孰聞真馥養真
福。不是尋常肉食人。

懶含神液喻虛氣。靈氣令人三日醺。須識仙情脫凡
想。晴烟寧作巫山雲。

一種清芬異桂芬。不嚴不烈有餘薰。真香爭適俗人
鼻。淡馥唯容靜者聞。

真蹤曾未墮凡羣。來伴堆雲雲裏雲。聖默對之都絕
語。不同丘也讀三墳。

第七詠十首

雪白花宜白石根。真香靈韻任情噴。可看卉木不空立。飽答皇天雨露恩。

夢兼塵土跡長刪。好逐禪朋入佛關。參透詩家小公案。雪濤翻處月如彎。

詩源何處是真源。須記澹花無妄言。撲鼻妙香君不會。更公三峽問吟猿。

詩法入門宜省煩。看花三昧在忘言。且聽師祖陳藤話。旛動風耶風動旛。

旛動風耶風動旛。問之拖子點無言。自家宜了自家

事。至竟無門是法門。

淡香漠漠吐還吞。列祖機關巧轉翻。果見花神立詮表。淵淵默默了無言。

淵默無言道自存。不消縹緲跨崑崙。這番禪熟須珍重。君是花中無上尊。

始信淡花無素餐。微風簾外飽吹檀。請看植物優吟客。吸盡乾坤清氣攢。

幽踪長寄在煙巒。逸韻如同九畹蘭。又是炎蒸三伏夜。懸來微月吐涼肝。

清影涼邊月一團。淡香風外竹三竿。拖花涯分都如

許誰作尋常草木看。

第八詠十首

妙相全知在畫前。不問先天與後天。可嘉長養聖胎，
久。澹花豈是小乘禪。

崑根飽帶萬風烟。吐雪吹冰夏末天。休道江湖少知
己。濂溪已有姓周蓮。

懶論成佛與登仙。三伏炎中枕石眠。妙用如之猶擬
議。夏參三十又三年。

雪丰無是雪山仙。也似熊峯峯下禪。潔性生來甘淡
泊。誰知真相絕塵緣。

寂寂孤芳吐得全。溪雲礪石有深緣。此間涼味無人
買。雪影冰光不預錢。

性耐炎蒸亦自然。獨清孤潔絕嬾妍。淡香細細不吹
斷。衝著何人鼻孔穿。

斜掛彎彎月一痕。千葩萬蕊不知煩。微風動處妙香
在。須了因緣屬鼻根。

淨邦變相佛三尊。衲子機關手一翻。穿鼻妙香君勿
訝。新乾坤是舊乾坤。

的皜皜花傍石欄。風欺雪髓湧銀瀾。人言悶悶不堪
暑。六月山中恁地寒。

寄蹤崑畔與雲間。懶列玉皇香案班。任是水精宮殿
好。清涼爭似自家山。

第九詠十首

知秋蟲語夏蕭寥。曉露吹衣猶訝宵。誰信林中閒富
貴。風翻薜蔔萬瓊瑤。

新瓊瑤映舊緇袍。爲費清吟幾弄毫。情境縱然絕_上耽
著。可無不用一霜刀。

烈炎飛不上冰梢。神契從來在淡交。目擊道存真莫
逆。諛詞豈可費推敲。

須向斯閒萬事拋。知心一點不關交。寧聞清馥欠清

賞。貸籍半旬寬手抄。

興來風味北窗陶。清節虛心與竹高。須對斯花漱斯
口。十年舖個古人糟。

家隔風塵路幾叉。長耽冲澹思無邪。寄言炎熱熱中
客。一上寒山看雪葩。

梔也看來育養多。巧分靈馥灑蜂窠。浮圖於世元疣
物。好把殘涯老崑阿。

清標高格見融和。或置花官何等科。風捲疎簾簾影
急。霜枝雪朶蕩如波。

神照寧唯十五車。夜光珠祕玉皇家。一辭更復加評

贊白璧連城全絕瑕。

茶於睡境真慈佛。詩向禪天間惡魔。亦合花神多巧句。忍教和個拙伽陀。

第十詠十首

夢裏佳聯白雪場。浮生好思黑甜鄉。如馨清福於予足。欲把形骸付淡香。

從自青山結道盟。十年幽鬱一時平。要知遮裏好模樣。白石原來點不爭。

晨訝窗櫺掛曜靈。夕驚庭砌降明星。試論梔子真香品。劇勝清秋桂樹馨。

爽如天籟灑衣靈。快似秋山迎我青。不向澹香香裏覺。浮生凡夢那時醒。

一點靈光天與燈。五車禪籍法魔憎。好聞澹馥結真夢。蒼苔林中病懶僧。

須嗅真香脫句囚。吟邊花氣夢邊流。清秋若訪桂陰寺。冷駕天風叩月樓。

此是儂家明月潭。詩情花影兩相涵。有人問個閒消息。淡淡香中已飽參。

憐看素影入疎簾。簾外淡香香不嚴。堪向可中消夜熱。暮煙散盡月纖纖。

何來涼氣透蕉衫。夏外秋邊雪尚緘。雨過午陰幽馥遠。那人一飽倚崇嵒。

百篇禪藻倩誰刪。一任澹香吹瘦顏。孤月涼泉清皎潔。臨風擬喚老寒山。

杞憂菴梔花百絕終

華夷名義辨

春秋謹嚴。莫嚴乎華夷之辨焉。方今世勢一變。華夷錯紛。名義淆亂。殆不可辨明矣。故學者處世之方。不可不審詳乎華夷之名義。而洞通乎天人之分際也。今將審詳其名義乎。夫華者文也。都也。中之之辭也。故連稱之曰中華。曰華夏。郁郁乎有禮文。可觀之謂也。夷者野也。鄙也。外之之辭也。故連稱之曰外夷。曰夷狄。獷獷乎無禮文。可觀之謂也。蓋一國則自有一國之華夷矣。一州則自有一州之華夷矣。一郡則自有一郡之華夷矣。一縣則自有一縣之華夷矣。一鄉

則自有一鄉之華夷矣。一家則自有一家之華夷矣。何必問之于九州四海之外。雲濤萬里之表。之為耶。然則所謂華夷者。固不在于地之中。偏廣狹。不在于邦之大小。舊新。不在于兵之強弱。多寡。不在于財之贍匱充闕。而惟在其人之賢否。與其政之美惡。其教之正邪如何已耳。假令其國幅員萬里。兵甲億數。富傾四海。勢凌宇宙。其君臣無禮。以姑息為政。以輕便為教。其俗無義。以利害處事。以得失應物。慢天道。逞私智。肆人欲。作獸行。更無一點羞惡之心。而亦不知名行節義。為何物也。則謂之夷狄。謂之禽獸。而可也。

雖其邦最小。兵甲不充。而君臣有義。父子有親。男女有別。貴賤有等。忠信為主。禮讓為先。好生愛物。窒欲存誠。則其此為華為人耳。今也。西洋諸夷。航海萬里。奸詐百端。欺誣千計。貪人之土地。掠人之貨幣。損人之生理。害人之產業。物價為之騰揚。民心為之險詖。網常為之決裂。廉耻為之泯絕。強足以凌弱。狡足以賺愚。財足以蕩志。利足以壞義。是非顛倒。曲直翻覆。善惡亂名。公私易地。復奚禮容讓態。可觀者之有也。耶。可謂敦倫傷教之極矣。嗟乎。苟若是乎。乃為夷為獸耳。其謂之華。謂之人。而可也哉。學者請審詳諸。

夷字解一

華夷名義辨成矣。學人來謁。更問夷字義。曰。禮記云。東方曰夷。被髮左衽。有不火食者矣。許慎曰。南方蠻从虫。北方狄从犬。西方羗从羊。唯東方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趙古則曰。蠻夷好持弓矢。故从大持弓爲意。此恐不然。按夷者平也。易也。論語所謂原壤夷俟之夷。而言其豎膝伸足。無禮義可觀之狀也。是乃貶斥抑下之詞。而固非仁壽與持弓之謂也。然則許趙二氏之說。最屬孟浪杜撰。而豈可謂之得夷字解耶。我先儒伊藤龍洲。亦旣辨之矣。學者不可不識也。

夷字解二

學人復問曰。東方曰夷。然則夷稱。唯限東方耶。將通四方耶。曰。夷者戎狄總名。素通四方。猶公侯伯子男。通號諸侯。泛指風氣未開。倫理未明。禮文未備之俗耳。不必拘乎方域矣。如大學所謂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所謂莅中國而撫四夷。又東面而征。西夷怨。又文王西夷之人也。是也。曰。夷者。論語所謂原壤夷俟之夷者。願聞其所據焉。曰。班固曰。夷者蹲也。倭夷見人。以蹲踞爲恭。可以證矣。可以據矣。夫引經徵史者。固釋義之急務。學者焉可忽乎。

夷字解三

學人復來請曰。夷稱通四方。既獲聞焉。更就論語上。而詳解夷字。則為幸亦多矣。曰。馬融曰。夷踞也。皇侃曰。夷踞。豎膝也。邢昺曰。申兩足箕踞也。又曰。說文云。踞。蹲也。蹲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坐也。今原壤坐待孔子。故責之也。朱熹曰。夷蹲踞也。饒魯曰。蹲踞。鳩鳥好蹲。故謂之蹲鳩。又或謂之鳩夷。夷即蹲也。吳程曰。蹲踞音存倨。伸兩足傲坐也。蔡清曰。既不立。又不正坐。先儒註釋槩如是。按後漢書魯恭傳云。蹲夷踞肆。增韻云。蹲踞。獸直前足坐也。蹲或又作踞。音逡。又音存。

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踞鳥。註踞猶蹲。謂三足鳥。大戴禮云。獨處而踞。註踞蹲也。漢書陳餘傳云。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正字通云。箕踞。傲坐。申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又據物坐曰踞。漢書高帝紀云。沛公方踞牀。是也。又踞與倨通。曲禮云。遊毋倨。呂覽云。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者。皆謂倨傲不遜之狀態也。班固曰。蹲則夷。立則高矣。是平夷之夷也。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坦夷之夷也。或曰。夷本無禮之名。可謂簡而得夷字義矣。夫君子者。不求身安而求心安。故云。居處恭。執事敬。學者其可不痛省哉。

讀釋教正謬

一日有僧袖一小冊子來曰師既讀斯書乎余乃取而覽之則題曰釋教正謬清同治五年乙丑於香港英華書院英艾約瑟所著論經典論教乘論釋迦牟尼論輪迴論三寶論沙門論十惡論功德論偶像論淨土論觀音論世界論諸天論地獄論瑜伽論持咒論宗門論止觀論涅槃論無常凡二十章貶斥我大小權實顯密頓漸之教而若無遺漏者矣然而要之一部大旨不過徒指擿我之瑣節細目而欲以皇張己之教法耳其至論難辨駁無忌憚者與宋儒胡氏

崇正辨韓儒鄭氏雜辨說亦略相類焉而其所專主張者非上帝則耶穌非耶穌則天堂矣猶明人詩中有白雲白雪風塵等字而層見疊出陳陳雷同使人厭惡矣其言淺近鄙俚固不足備君子之覽也復奚確論精義可以發明開悟人之識知意見者之有哉其序引曰佛氏入中國久矣彼教所至東日本北高麗蒙古西前後藏西南雪山尼八刺南天竺外錫蘭海島南緬甸暹羅等處皆拜偶像謂之象教今吾耶穌正教傳至中土以上帝之命毋許崇拜偶像故與彼教論辨究其由來明其非上帝所證之教所有謬

誤細為指陳。昔保羅有言曰：慎勿為曲學空言所誘。吁！是何言也。曲學空言，彼自道也。予嘗審察彼從來所唱，則綢繆纏綿，錯綜旁午，指東為西，呼暗做明，轉倒迷惑，使人無復端緒可見，不覺浸浸乎趨其邪徑，而陷其淫坑焉。此豈非可尤惡之極哉。吾黨之士，嗚鼓而攻之可矣。

此語非上帝所授，惟其邪說，與天堂無涉，即入於中，若五轉輪，亦如醉臥，其心亦

010190526220

48-13406

